

两代

侯严峰

写下这个标题之前，老妈正给我讲述刚刚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消息，还神秘兮兮地问我：“最早的‘中国’、最早的‘紫禁城’，知道在哪里吗？”望着满头雾水的我，又慢条斯理地自问自答：“河南偃师二里头！”

原来，这则消息是老妈从新华社主办的《新华每日电讯》上看到的。报上说，河南洛河南岸的这个普通村庄，埋藏着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秘密：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，这里曾有中国最早的“紫禁城”，上演过夏的繁华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。

这时我正陪老妈吃午饭。老妈一面细细地吃着打卤面，一面喃喃地讲述着，一小碗面，竟吃了近半个钟头。

自打今年过了春节，老妈就按着乡里旧俗，称自己90岁了。其实，老妈是农历十月的生日，满打满算也还不到89周岁；况且，也是按着“男过虚、女过实”的旧俗，老妈无论如何也不该“虚报”年龄。可是，不由得我们做子女的分说，她还是忍不住唠叨：“都90岁啦！”

当然了，不管怎样说，老妈都已过了杖朝之年，是位地道地道的老人了。可喜的是，除了耳朵有点耳道之外，老妈身体还不错，日常生活能自理，每天上午出门散散步，和一帮年龄相仿的老人在小区里的球场打打门球。遇到比赛，还时常赢回一条毛巾、几包枸杞等“奖品”。

最值得夸耀的是，老妈十几年如一日的“时政”情结，从未因为年龄的增长而稍有改变。

老妈平时作息很规律：一早起来先泡上一壶花茶，慢慢啜饮着，再打开电视机，收看央视综合频道的“东方时空”；吃罢早饭，接着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的“海峡两岸”。坐在沙发

原乡

张丰

人生中第一次穿西服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。一个老师在镇上做服装生意，为了感谢我们帮助他的儿子学习，送了我 and 弟弟每人一套西装。那是成人穿的西装，上衣和裤子，都比我们大很多，穿上之后，被大家一顿嘲笑。

我那时个子已经长高，但是很瘦。从小，邻居们就看出我长大后不是一块做活料的。初中时挑过水，扁担落在肩膀上的时候一阵剧痛，只好用双手撑着，歪歪斜斜朝前走，桶里的水有一半洒了出来。

弟弟比我要好很多，膀大腰圆，很早就可搬得动100斤的粮袋，但是最终也没有留在家乡务农，时代变化太快，我们这一代人，不管身体是否让大人满意，长大后都到外地谋生去了，只留下老一辈人在这片土地上叹息。

这些农家子弟，要想把自己的身体完全融入城市并不太容易。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建筑工地，一部分在送外卖，不等开口，他们身上的制服已经暴露他们了。他们有钱买西装，也可以乘坐地铁了，但是城市居民仍能一眼辨认出他们的来历，不会把他们和那些要去路演的创业者弄混。

没错，即使他们成功地把自己塞进西装，他们的姿态看上去仍然怪异。他们是体力劳动者，而西装是为那些经常坐着的人设计的。他们当然有体力，但是他们的“劳动”和“运

话题

韩浩月

马东最近因为一条采访视频火了。在这条视频中，马东谈了他对娱乐综艺以及文化积淀的认识，谈了时代精神以及他的生命底色，许多网友通过这条视频又加深了对马东的了解与认识。

其实，作为《奇葩说》《饭局的诱惑》的主持人与重要推手，马东已经成为当下综艺娱乐以及掌握未来娱乐形态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很多人惊讶于年近五十岁的他，心态如此年轻，嗅觉如此灵敏，而他的走红秘诀，恰恰也在于向年轻靠拢、向年轻人走近。

有一个细节，暴露了马东的心思。在采访团队摄像机的拍摄下，马东在自己的公司电梯里，用手机玩王者荣耀，当时他身边围绕着一四五个人，但这并不影响他边与旁人交流，边在手机屏幕上忙碌。当不得不谈正事的时候，他把手机交给身边的一位年轻人，要求帮忙把未结束的游戏继续下去。

一个快五十岁的人，在公共场所表现出对游戏如此痴迷的态度，有两种可能，一是他真的很热爱这款游戏，一是他借玩这款游戏来表达一种姿态。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些。如果经常观察马东出现在镜头前的言行，不难发现，与年轻人打成一片，已经成为他的本能反应。

不动声色

我的“时政”老妈

“关注时事政治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于闲适的晚年生活中找寻自己的乐趣，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舒展自己的心境。也许，这便是老妈颐养天年的一个秘诀吧

上，嘴也不闲着：“看看，又是那个蔡英文！不是抱美国的大腿，就是和日本搞鬼！”最近，她关心的时政焦点是中印关系和半岛态势。对于半岛问题，老妈既担心美朝互怼恐有一天“擦枪走火”，也抱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发挥好斡旋作用。

这些天，厦门正举办金砖峰会。晚饭时分，老妈突然询问：“金砖是个什么意思？”一时间把我们问懵了。我告诉她，“金砖”是全球最大的五个新兴市场国家，BRICS分别是五个国家英文首字母，与英文中的“砖”类似，老妈这才释然，说：“看了几天电视、报纸，原来是这么个道理！”

时间长了，看得多了，老妈对台海局势、大陆对台政策，甚至于从未去过的台湾的民俗民情，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就连央视中文国际频道“海峡两岸”的节目主持人，老妈也大都“认得”，“那个鲁健，还是咱烟台的女婿呢！”有一次，新华社港台部主任端木来娣带队到山东，我跟她说起老妈多年关心“台湾事务”，算得上半个“台湾问题专家”时，这位曾“驻点”台湾、知名的港澳台问题专家，竟也露出惊诧的神情，连声夸赞：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”

2015年9月3日，正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。老妈换上新衣服，佩戴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

委颁发的一枚金光闪亮的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”，一大早就带领我们一家老小，急急忙忙赶到大姐家，围着一台大尺寸电视机，准时收看了央视直播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实况。中午，老妈还以抗战老兵的名义，特意请全家共享了一顿“胜利宴”。

说来有趣，尽管老妈喜欢看电视，但从从来不看那些花里胡哨、“娱乐至死”的节目，也不迷信那些装腔作势、神神道道的“养生”节目；除了央视的时政节目，便是一天不落地收看从央视到省市电视台的天气预报，密切关注自然界的风云变幻，哪怕正在餐桌上，也要放下碗筷，从北京城看到海南岛，从济南府看到烟台街。抗战后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妈，还酷爱抗战及其他国内战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——这不，最近又迷上了山东卫视播放的《林海雪原》。

我常想，多亏电视是传统媒体，如果老妈学会了可以用来网络互动的新媒体，这些年还不知道知晓了多少时政方面的“军机要情”呢。

除了看电视，老妈订阅的报刊也是林林总总：《烟台日报》《烟台晚报》《新华每日电讯》……作为烟台市国资委系统最年长的一位离退休干部，各级党组织赠阅给老

脱下农装，脱不掉“来自何方”

“很有可能，农村秩序的瓦解，是先从服装的瓦解开始的。脱下衣服容易，但是我们的身体可能早已打下了某种烙印，它会出卖我们，并提醒我们，我们来自何方

”还是不同，他们穿上运动服也让人感到奇怪。他们仍然是体力劳动者，这一点和先辈们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在农村，最近30年服装也在发生着巨变。我小时候见过典型的农民衣服，多半是灰色的、纯棉的，手工缝制的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也是一种“量身定做”，保证膝关节、臀部地方的宽松。

其实任何一处都宽松，没有“型”可言，一切都要为劳动着想。裤子不用皮带，而是随便用一个布条拴起来。如果裤子长久不洗，大概会呈圆筒形。布料很有可能是自家婆娘织的，虽然称作“粗布衣服”，农民朋友们穿上却自在无比。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坐在地上，随时抬起袖子擦汗。

我曾见过一位老农，像油画中的形象一样跪在地上劳作。他上身赤裸，皮肤晒成了古铜色，下身穿一条黑色粗布短裤，黑色的布制裤袋，由于过长而垂了下来。这可能是祖父一辈的服装，我的祖父也有相同的半长粗布

短裤，只不过从不穿着下地劳动罢了。父亲作为老师，会穿中山装。中山装最重要的是上面的两个口袋，有一个可以把钢笔插进去。这样的衣服和钢笔，其实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意味着摆脱了土地的束缚。不过，父亲的裤子往往不太讲究，几乎和农民伯伯一样，这也符合他自己的定位：他虽然是“国家教师”，却仍要耕种土地。

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大量廉价的成衣进入农村市场。即使在乡村，自己织布做衣服的人也很少了，人们开始习惯到镇上买衣服。农民朋友们很少买中山装，那四个口袋给人的感觉太过正式，几乎是一种约束。相比之下，买大一号的西装可能更合适。农村市场的西装似乎是特别改装的，都比较肥大，穿上后显得松松垮垮，一点都没有西装的感觉。

有一段时间，田里害虫泛滥，人们开始大量喷洒农药。由于喷洒农药的机器时常渗水，大家都会特意找一些厚的衣服穿

马东为何不愿深谈“悲凉”

“和悲凉这个词一样，失落、惆怅、孤独、无助等等，都是中年人想要竭力避免的词汇，因为这些词意味着“中年危机”，也标志着一个人产生了“中年危机”的人，会被家庭、社会、舆论推到边缘地带，承受异样的眼光

毕竟，取悦年轻人让马东获得了名声与利益。年轻时候的马东，虽然曾主持过《挑战主持人》《文化访谈录》等著名的节目，但相对于吴宗宪、蔡康永来说，马东总是显得中规中矩，并没有解放自己的天性。在从央视离职进入爱奇艺制作了《奇葩说》之后，马东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兴奋点。

现在，马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开始延续《奇葩说》的思路研发更多的综艺产品，成为老板的马东，终于有了自信、志得意满的劲头。商人身份，真正激发了马东的生命动力，他满意于自己作为商人所创造的一切，或是因为这成就感来得有点晚，他更是表现出仿佛不会衰竭的创造力。中年人马东，不止现在成功了，还将继续成功下去。

当有人问马东是否喜欢这个时代时，马东毫不犹豫地回应了三个“喜欢”。当一个时

妈的时政刊物还有——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的《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》，山东省委主办的《支部生活》，以及《党员干部之友》《老干部之家》等等。

每天午休后，便是老妈笃定的阅读时间。老妈会戴上花镜，在阳光映照的南窗下，看报纸、读杂志；晚饭时，就会把在报纸、杂志上上看到的新鲜事儿讲给大家听，让大家跟她一起分享新闻资讯。相比那些“标题党”式的网络消息，老妈借助传统媒体获知的信息更有深度，也有效锻炼了她的思维和辨识能力。如今的老妈记忆力超强：多年前那个孩子给她买的衣服、鞋子，孩子忘记了，可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从不饮酒的老妈，对柜子里的藏酒也不糊涂，谁要是随手顺走一瓶，休想逃离她的法眼。

老妈少年时期参加革命，读的书并不多，后来在烟台市商业部门工作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还得拉扯着四个孩子，也没有那么多闲暇静下心来读书看报，那个年代也还没有电视可看；离休后，时间充裕了，看电视、读报刊就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趣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经年累月的生活方式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姐弟或孩子们还在捧着手机玩网游，在厨房忙饭菜，在牌桌上“长城”，老妈也不计较有没有“听众”，只管坐在那里念念有词地抒发对于时政的见解和看法。多年前就远离厨房的老妈，如今把国内外大事当作话题谈资，更平添了几分知性老大的气质。

自称年届九旬的老妈，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每天的心情都溢满了愉悦欢欣；关注时事政治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于闲适的晚年生活中找寻自己的乐趣，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舒展自己的心境。也许，这便是老妈颐养天年的一个秘诀吧。

自称年届九旬的老妈，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每天的心情都溢满了愉悦欢欣；关注时事政治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于闲适的晚年生活中找寻自己的乐趣，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舒展自己的心境。也许，这便是老妈颐养天年的一个秘诀吧。

自称年届九旬的老妈，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每天的心情都溢满了愉悦欢欣；关注时事政治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于闲适的晚年生活中找寻自己的乐趣，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舒展自己的心境。也许，这便是老妈颐养天年的一个秘诀吧。

自称年届九旬的老妈，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每天的心情都溢满了愉悦欢欣；关注时事政治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于闲适的晚年生活中找寻自己的乐趣，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舒展自己的心境。也许，这便是老妈颐养天年的一个秘诀吧。

自称年届九旬的老妈，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每天的心情都溢满了愉悦欢欣；关注时事政治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于闲适的晚年生活中找寻自己的乐趣，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舒展自己的心境。也许，这便是老妈颐养天年的一个秘诀吧。

上，在夏天也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人们开始甩掉容易被风吹掉的草帽，而是戴上不伦不类的遮阳帽，劳动的方式，也改变了人们的装束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意味深长的变化。

很有可能，农村秩序的瓦解，是先从服装的瓦解开始的。有一年暑假，父亲从城市的亲戚那里带回了一大批淘汰的衣服，其中就有牛仔褲。邻居们对这些衣服指指点点，露出嘲笑的表情，这些衣服穿上去怎么劳动啊。但是，年轻一代非常喜欢，一位表哥就看了那条牛仔褲，他可能是方圆几里第一个穿上牛仔褲的人。

工人的服装，还有假军装、假运动服，同时涌向了农村。有一种绿色的解放鞋，父亲很是喜欢，这种鞋真是太结实了，一双鞋可以穿很久，肯定非常省钱。从高中开始，他每次为我买鞋都会买这款解放鞋，这让我很是反感。母亲坚持给我缝布鞋，鞋底也是亲自纳的，这种鞋很舒服，但是遇到雨天就非常糟糕。

我是穿着解放鞋去上大学的，到学校后发现大家都是皮鞋和运动鞋，我就把这解放鞋收起来，再也没有穿过。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像我们这一代从农村进城的大学生，往往被指责穿衣缺乏品位。脱下衣服容易，但是我们的身体可能早已打下了某种烙印，它会出卖我们，并提醒我们，我们来自何方。

他说他的生命底色是“悲凉”

“悲凉”——一个与当下马东反差多么大的词汇，这个形容让人吃惊，让人忍不住想追问下去，悲凉何来？有人觉得，这与马东童年在幼儿园太闹被劝退过有关。有人认为，青少年时代一个人赴澳大利亚留学才是根本原因所在，但马东不会认同这些说法，他为自己找了一个看上去并不太可信的“借口”，说是年轻时看《红楼梦》导致的。一部《红楼梦》，能让“知天命”的马东悲凉至今吗？

马东不愿说出他的悲凉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和悲凉这个词一样，失落、惆怅、孤独、无助等等，都是中年人想要竭力避免的词汇，因为这些词意味着“中年危机”，也标志着一个人产生了“中年危机”的人，会被家庭、社会、舆论推到边缘地带，承受异样的眼光。尽管多数男人都会经历“中年危机”，但却很少有人愿意坦然地面对它、谈论它、接受它。马东不过是这批中年人群的其中一位。

不知道是否有机会，看到非工作状态下的马东，不用打游戏，不用支配身边的年轻人做这些那，也不用反应如此敏锐，逻辑如此强大……还原为生活中的马东，一个有过丰富经历但却愿意坐下来坦诚谈谈的马东。或许，这样的马东会更让人喜欢。

多年来，不断看到有文章激烈批评学界日益严重的浮躁之风，我亦深为当代学风一忧。每感于此，我便想起友兼师的老赵——山西大学历史系赵瑞民博士，以老赵来证明我辈学人中甘坐冷板凳以求真学问者毕竟还是有的，用以抵消些许坏心情。

老赵是上世纪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，因爱人为山西大学教师，就来山大教学，从而成为山西拥有的第一个文科博士。博士牌子吃香，各单位以高薪以及经费、房子、安家费等争夺博士，是后来的事。因为老赵读博士有些早，那时人们还没有醒过神来，尚不知道重视博士，愿来就来吧，当然不会享受任何优待。老赵也从未想过什么优待。老赵治学走的是老一辈学人的路子，并不急着写论文凑字数争职称，而只是多读书，有创见或发现时才肯动笔，与时下“俭腹高谈”辈形成鲜明对照。他一直是那么从容不迫，甚至对职称和收入也并不在乎，致使许多人都奇怪他的“不着急”。虽然有些朋友明他的不着急是做学问的正经路数，但还是不由得为他的“不着急”而着急。

不着急，有时间便读书，是老赵的特点。记得好几年前，山西大学中文系的牛先生来电话，说他因一部书稿想找罗素的一本书，可惜学校图书馆没有，哲学系、政治学系和其他可能有该书的系所的资料室全找过了，也都没有。托我在我们社科院找一找，看能否帮他借到。我去单位图书馆查了，也没有。还曾问了几位专业与该书沾些边的同事，也同样使人失望。如今文人之不读书，于此可见一斑。没多久老赵来寒舍闲聊，我国老牛借书的事而感慨，没想到老赵说他有那本书，可借老牛一读，并给我大体讲了该书的内容。老牛拿到书时，也惊奇老赵读书之多。

如今具有教授、研究员职称的人很多，真有学问的却没有多少，所以能令人佩服的并不多。而老赵的学问，却教我不能不佩服。早在他读硕士研究生时，一次放假回家途中与我相遇于运城，就一起去拜访蛰居河东的老学者孙玄常先生。闲谈中他与孙老谈起音韵学上的一个问题，我听不懂，便去看孙老架上的书。也不知他俩最后讨论清了没有，只记得他走后，孙老称赞说，历史系研究生于音韵学有如此水平，真是想不到。又颇感欣慰地说：今天，在运城有人和我讨论这样的问题！说老实话，看着孙老那神情，我当时真有点嫉妒赵瑞民，同时也深愧自己无学，不能给甚感寂寞的孙老一点安慰。三十来年前，我分析古人一诗，诗中有“深练”一词，由于读书太少，竟将其当作了佛家修身养性。后承老赵指出，方知弄错了。他不但告我“深练”即道家之洗练，而且进一步弄清了佛道修行之不同，教我深感惭愧。还有一次，我文中欲引用古人一句话，印象似乎是某人说的，但却没能查到，于是就打电话去问老赵，他不假思索就告我那不是某人语，而为颜之推语，并即刻拿出书来告我具体出处。我对老赵的学识有进一步了解而佩服不已，是搜集整理《傅山全书》那段日子。因不断碰到一些难题，就经常上老赵家去请教、商讨，每次都真的“获益匪浅”。那时虽说他年轻，但他那般的可请教者，在偌大的省城，竟找不出几个。

前些年，一次读报上某名家谈国学之文，发现那名家竟弄不清“小学”的含义，因之想起正读着的中华书局某书对“朴学”的解释也含混不清。我只知字学、音韵、训诂为小学，考据学即朴学，更详细一点的就不太清楚了。因此想弄清那些名目究竟如何，靠工具书自然是不行的，而手边又无有关书籍，再说纵然有也不一定很快弄透彻。懒于读书的我，就依惯例打电话去问老赵。老赵似乎对我所请教的问题无所不知，当即给我讲了小学、经学、朴学是怎么回事，还进一步讲了它们相互的关系和交互处，说现在一般认为朴学即考据学，实则清人所谓朴学，并不限于考据之学，不只小学属朴学，凡一切扎实、实在之学都算朴学。有的书中谈小学即经学，显然欠当，其实朴学比经学范围要大得多。又为谈汉学与朴学之不尽相同处。最后还举《汉学师承记》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等书之所谈，以见前人之理解。放下电话，我一方面由衷地感谢老赵如数家珍般的讲解，一方面禁不住感叹，在我辈学人中，能用十来分钟时间将此问题讲得如此清楚透彻者，不知能有几人。同时，因有这样的教师，而为山大历史系和历史系学生感到庆幸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随感

马斗金

“多年来，不断看到有文章激烈批评学界日益严重的浮躁之风，我亦深为当代学风一忧。每感于此，我便想起友兼师的老赵——山西大学历史系赵瑞民博士，以老赵来证明我辈学人中甘坐冷板凳以求真学问者毕竟还是有的，用以抵消些许坏心情。

老赵是上世纪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，因爱人为山西大学教师，就来山大教学，从而成为山西拥有的第一个文科博士。博士牌子吃香，各单位以高薪以及经费、房子、安家费等争夺博士，是后来的事。因为老赵读博士有些早，那时人们还没有醒过神来，尚不知道重视博士，愿来就来吧，当然不会享受任何优待。老赵也从未想过什么优待。老赵治学走的是老一辈学人的路子，并不急着写论文凑字数争职称，而只是多读书，有创见或发现时才肯动笔，与时下“俭腹高谈”辈形成鲜明对照。他一直是那么从容不迫，甚至对职称和收入也并不在乎，致使许多人都奇怪他的“不着急”。虽然有些朋友明他的不着急是做学问的正经路数，但还是不由得为他的“不着急”而着急。

不着急，有时间便读书，是老赵的特点。记得好几年前，山西大学中文系的牛先生来电话，说他因一部书稿想找罗素的一本书，可惜学校图书馆没有，哲学系、政治学系和其他可能有该书的系所的资料室全找过了，也都没有。托我在我们社科院找一找，看能否帮他借到。我去单位图书馆查了，也没有。还曾问了几位专业与该书沾些边的同事，也同样使人失望。如今文人之不读书，于此可见一斑。没多久老赵来寒舍闲聊，我国老牛借书的事而感慨，没想到老赵说他有那本书，可借老牛一读，并给我大体讲了该书的内容。老牛拿到书时，也惊奇老赵读书之多。

如今具有教授、研究员职称的人很多，真有学问的却没有多少，所以能令人佩服的并不多。而老赵的学问，却教我不能不佩服。早在他读硕士研究生时，一次放假回家途中与我相遇于运城，就一起去拜访蛰居河东的老学者孙玄常先生。闲谈中他与孙老谈起音韵学上的一个问题，我听不懂，便去看孙老架上的书。也不知他俩最后讨论清了没有，只记得他走后，孙老称赞说，历史系研究生于音韵学有如此水平，真是想不到。又颇感欣慰地说：今天，在运城有人和我讨论这样的问题！说老实话，看着孙老那神情，我当时真有点嫉妒赵瑞民，同时也深愧自己无学，不能给甚感寂寞的孙老一点安慰。三十来年前，我分析古人一诗，诗中有“深练”一词，由于读书太少，竟将其当作了佛家修身养性。后承老赵指出，方知弄错了。他不但告我“深练”即道家之洗练，而且进一步弄清了佛道修行之不同，教我深感惭愧。还有一次，我文中欲引用古人一句话，印象似乎是某人说的，但却没能查到，于是就打电话去问老赵，他不假思索就告我那不是某人语，而为颜之推语，并即刻拿出书来告我具体出处。我对老赵的学识有进一步了解而佩服不已，是搜集整理《傅山全书》那段日子。因不断碰到一些难题，就经常上老赵家去请教、商讨，每次都真的“获益匪浅”。那时虽说他年轻，但他那般的可请教者，在偌大的省城，竟找不出几个。

前些年，一次读报上某名家谈国学之文，发现那名家竟弄不清“小学”的含义，因之想起正读着的中华书局某书对“朴学”的解释也含混不清。我只知字学、音韵、训诂为小学，考据学即朴学，更详细一点的就不太清楚了。因此想弄清那些名目究竟如何，靠工具书自然是不行的，而手边又无有关书籍，再说纵然有也不一定很快弄透彻。懒于读书的我，就依惯例打电话去问老赵。老赵似乎对我所请教的问题无所不知，当即给我讲了小学、经学、朴学是怎么回事，还进一步讲了它们相互的关系和交互处，说现在一般认为朴学即考据学，实则清人所谓朴学，并不限于考据之学，不只小学属朴学，凡一切扎实、实在之学都算朴学。有的书中谈小学即经学，显然欠当，其实朴学比经学范围要大得多。又为谈汉学与朴学之不尽相同处。最后还举《汉学师承记》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等书之所谈，以见前人之理解。放下电话，我一方面由衷地感谢老赵如数家珍般的讲解，一方面禁不住感叹，在我辈学人中，能用十来分钟时间将此问题讲得如此清楚透彻者，不知能有几人。同时，因有这样的教师，而为山大历史系和历史系学生感到庆幸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冷板凳与真学问

“多年来，不断看到有文章激烈批评学界日益严重的浮躁之风，我亦深为当代学风一忧。每感于此，我便想起友兼师的老赵——山西大学历史系赵瑞民博士，以老赵来证明我辈学人中甘坐冷板凳以求真学问者毕竟还是有的，用以抵消些许坏心情。

老赵是上世纪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，因爱人为山西大学教师，就来山大教学，从而成为山西拥有的第一个文科博士。博士牌子吃香，各单位以高薪以及经费、房子、安家费等争夺博士，是后来的事。因为老赵读博士有些早，那时人们还没有醒过神来，尚不知道重视博士，愿来就来吧，当然不会享受任何优待。老赵也从未想过什么优待。老赵治学走的是老一辈学人的路子，并不急着写论文凑字数争职称，而只是多读书，有创见或发现时才肯动笔，与时下“俭腹高谈”辈形成鲜明对照。他一直是那么从容不迫，甚至对职称和收入也并不在乎，致使许多人都奇怪他的“不着急”。虽然有些朋友明他的不着急是做学问的正经路数，但还是不由得为他的“不着急”而着急。

不着急，有时间便读书，是老赵的特点。记得好几年前，山西大学中文系的牛先生来电话，说他因一部书稿想找罗素的一本书，可惜学校图书馆没有，哲学系、政治学系和其他可能有该书的系所的资料室全找过了，也都没有。托我在我们社科院找一找，看能否帮他借到。我去单位图书馆查了，也没有。还曾问了几位专业与该书沾些边的同事，也同样使人失望。如今文人之不读书，于此可见一斑。没多久老赵来寒舍闲聊，我国老牛借书的事而感慨，没想到老赵说他有那本书，可借老牛一读，并给我大体讲了该书的内容。老牛拿到书时，也惊奇老赵读书之多。

如今具有教授、研究员职称的人很多，真有学问的却没有多少，所以能令人佩服的并不多。而老赵的学问，却教我不能不佩服。早在他读硕士研究生时，一次放假回家途中与我相遇于运城，就一起去拜访蛰居河东的老学者孙玄常先生。闲谈中他与孙老谈起音韵学上的一个问题，我听不懂，便去看孙老架上的书。也不知他俩最后讨论清了没有，只记得他走后，孙老称赞说，历史系研究生于音韵学有如此水平，真是想不到。又颇感欣慰地说：今天，在运城有人和我讨论这样的问题！说老实话，看着孙老那神情，我当时真有点嫉妒赵瑞民，同时也深愧自己无学，不能给甚感寂寞的孙老一点安慰。三十来年前，我分析古人一诗，诗中有“深练”一词，由于读书太少，竟将其当作了佛家修身养性。后承老赵指出，方知弄错了。他不但告我“深练”即道家之洗练，而且进一步弄清了佛道修行之不同，教我深感惭愧。还有一次，我文中欲引用古人一句话，印象似乎是某人说的，但却没能查到，于是就打电话去问老赵，他不假思索就告我那不是某人语，而为颜之推语，并即刻拿出书来告我具体出处。我对老赵的学识有进一步了解而佩服不已，是搜集整理《傅山全书》那段日子。因不断碰到一些难题，就经常上老赵家去请教、商讨，每次都真的“获益匪浅”。那时虽说他年轻，但他那般的可请教者，在偌大的省城，竟找不出几个。

前些年，一次读报上某名家谈国学之文，发现那名家竟弄不清“小学”的含义，因之想起正读着的中华书局某书对“朴学”的解释也含混不清。我只知字学、音韵、训诂为小学，考据学即朴学，更详细一点的就不太清楚了。因此想弄清那些名目究竟如何，靠工具书自然是不行的，而手边又无有关书籍，再说纵然有也不一定很快弄透彻。懒于读书的我，就依惯例打电话去问老赵。老赵似乎对我所请教的问题无所不知，当即给我讲了小学、经学、朴学是怎么回事，还进一步讲了它们相互的关系和交互处，说现在一般认为朴学即考据学，实则清人所谓朴学，并不限于考据之学，不只小学属朴学，凡一切扎实、实在之学都算朴学。有的书中谈小学即经学，显然欠当，其实朴学比经学范围要大得多。又为谈汉学与朴学之不尽相同处。最后还举《汉学师承记》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等书之所谈，以见前人之理解。放下电话，我一方面由衷地感谢老赵如数家珍般的讲解，一方面禁不住感叹，在我辈学人中，能用十来分钟时间将此问题讲得如此清楚透彻者，不知能有几人。同时，因有这样的教师，而为山大历史系和历史系学生感到庆幸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

多年甘坐冷板凳，如今已为老教授的赵瑞民的学问，自然可想而知。我知道，他将一如既往读书做学问，注定要坐一辈子冷板凳。其实，我并不愿意老赵很苦，也不指望个人能于浮躁之风有所遏制，只是希望学界还有些许真学者。当然，还有一点私心，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。